

马继红 高军 著

光荣之旅





国防大学 2 070 9722 9

光荣之旅



马继红 高军 著

(京)新登字 0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光荣之旅 / 马继红, 高军著. -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0. 10 重印

ISBN 7-02-003339-3

I. 光… II. ①马…②高…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45759 号

责任编辑: 胡玉萍

责任校对: 郑南勋

责任印制: 周小滨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字数 281 千字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2.125 插页 2

2000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2000 年 10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

印数 20001 - 30000

定价 19.00 元

第一章

1

如果把军人划分成为几种类型，贺援朝当属儒将一类。他五官清秀，那双单眼皮的眼睛，看上去有一种女人气，黑黑的眸子闪着莫测的光芒。乍一看，他没有那种铁血军人的剽悍，但骨子里却积淀着一种职业军人的阳刚。此刻，他正坐着 213 指挥车，行进在一条盘旋的山路上。

透过车窗望去，满山满岗星罗的青桐、香樟和柿子树，呈现出一片金红的秋景，在艳阳的映照下，像一幅暖色调的油画。紧随着指挥车的是由几十辆炮车组成的隆隆滚进的钢铁长龙。贺援朝示意司机把车停靠到路边。他从车上跳下来，无声地注视着那一辆辆卷着尘土和轰鸣、震得大地微微抖动的炮车从面前一一驶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悄悄地爬上他的嘴角。这是中央军委宣布实行新的军衔制后，军区组织的第一次合成演习。经过一天一夜的奔袭，演习已接近尾声。尽管贺援朝不是那种喜形于色的人，但从他那踌躇满志的神情中，已找到了演习的答案。直到最后一辆炮车驶过，贺援朝才重新坐进指挥车。司机正准备开车，一辆从后面疾驶而来的摩托车，戛然停在指挥车旁。从车上跳下来一个中尉军官，向贺援朝敬了一个军礼，迅速地将一份文件递过去：“贺团长，导演部紧急命令！”

贺援朝接过文件，只瞥了一眼，眉心便不由得蹙起来。

命令你团沿CD线向868地区实施战役机动，务必于17点30分前进入该地区进行火力支援。

贺援朝看了看表，表针已指向13点40分。他大声命令骑摩托车的中尉军官：“何参谋，马上通知部队停止前进，让参谋长立即赶到我这儿来。”中尉应声而去，转眼间摩托车已蹿出几十米远。贺援朝在吉普车旁默默地踱着步子，他的心不由得焦躁起来。照理说，作为一个具有丰富经验的中级指挥官，对于演习场上这种兵无常势的变化，应当是有充分思想准备的，但此刻他的心里还是有一种像灌了铅似的沉甸甸的感觉。他太看重这次演习了，这是他升任炮团团长后的第一份答卷，他对自己的要求是：只能成功，不能失败。而且实践证明，他的努力也是成功的，连续转移阵地三次，对七个目标进行射击，都达到优秀。怎么偏偏在这凯旋的节骨眼上，杀出一个程咬金来，他弄不清这个命令产生的背景，但却明显地感觉到了完成这个任务的难度。

他把作战图在吉普车的车盖上铺开，目光在那深深浅浅的线条和圈圈点点的标志物上挺进，那条代号为“CD”的路线，从地图上看直线距离不过100公里，应该说按时赶到是不成问题的。战士们虽说已经二十多个小时没有休息，但鼓鼓劲，再连续作战也是可以的。突然，他的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不由得惊出一身冷汗，那就是油料。所有炮车携带的油料，包括随行加油车的储备油，都是按照导演部原定的演习计划下达的，经过一天一夜的奔袭，已所剩无几，如果再朝868地区机动，肯定大部分车辆会因油料枯竭而趴在路上。他不由得想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称作“沙漠之狐”的名将隆美尔，他的铁甲车队就是因为油料告罄而导致全军覆没，给这位极富传奇色彩的将军在辉煌的军旅生涯中抹上了悲壮的一笔。

副司令员梁山从越野吉普车中钻出来，明艳的秋阳照得他肩头那两颗金星熠熠闪光，他观察了一下周围的地形，一面倚山，一面傍水，中间是一片低矮的香樟林，偶有几棵高大挺拔的银杏树玉立在香樟群中，叶片已经变成了金黄色，层层叠叠，像在树上挂满了碎金。这便是命令中让炮兵三团实施火力支援的868地区。

梁山看了看表，离规定的最后期限还有半个小时。他信步走向那片香樟林，几位随行的校官也前后簇拥着跟过来。他们都是演习导演部的成员。别看他们的年纪比梁副司令员年轻许多，但他们的思维却总也赶不上这位导演部的总导演。从梁山身上，既能让人感受到属于军人果敢的一面，又能让人感受到思想家诙谐机智的一面。他的一些观念很领风气之先，他常常能把社会上一些最新的东西引入军营。他对部队的要求很严，但又不是那种刻板的、机械的管理，他的脑子总在转，不定什么时候就会蹦出一个主意。给炮兵三团临时增加科目，就是他在撤离指挥所时突然决定的。

梁山刚刚走到树林边，不由得停住了脚步，他侧耳听了听，隐隐地，仿佛感受到一种从远处传来的低沉的声音：“他们来了。”

校官们疑惑地望着他，举目远眺。果真，在那条依山傍水的简易公路的尽头，出现了一支用伪装网覆盖的炮车车队。梁山再次看了看表，表针刚刚指到17点10分，他掩饰着内心的满足，招呼了一下跟随他的校官们：“走，过去迎迎他们。”

当满面征尘的贺援朝跑步立正站在梁山面前时，他的心里不由得一震。在此之前，他只听说过梁山的大名和那大名后面的一串精彩的故事，但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近地面对这位将军。贺援朝向梁山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中将同志，炮兵三团奉命

赶到，团长贺援朝。”

梁山还了礼，并没有马上搭话。他的目光越过贺援朝，飘向贺援朝身后的车队。片刻，他平静地问：“贺团长，你们的编制应该是满员团吧？”

贺援朝一怔，随即答道：“是。”

梁山的表情不由得严肃起来：“听我的口令，向后转。”

贺援朝随着口令转过身，身后传来梁山那铿锵而严厉的声音：“贺团长，你给我数一数，你现在到达的炮车有几辆，就这几辆车，能担负起这个地区的火力支援任务吗？我需要的是有战斗力的部队，不需要玩空壳子、耍花架子的部队！”

贺援朝倔强地把身子重新转回来，直视着梁山那犀利的目光：“报告首长，这不能完全怨我们！”

梁山的火腾地一下被点起来了，他还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目空一切的下级军官，声音也随之高了：“那你说怨谁？怨演习导演部？怨导演部临时给你们增加了这个演习科目？本来，你们的演习成绩是不错，打靶全优，可为什么临时增加这样一个小小的科目，就溃不成军？要是真打起仗来，遇到比这更复杂的情况，还不全军覆没了！”

贺援朝的喉节轻轻滚动了一下，他想尽量使自己的情绪平静下来，他已经感受到了周围投射过来的善意提醒的目光，但他还是压抑不住那种如鲠在喉不吐不快的冲动。他抬起头，望着梁山：“首长，我可以解释几句吗？”

梁山想了想，点点头。

贺援朝清了清嗓子，镇定了一下情绪：“首长对我们的批评没错，但造成这种局面的，不是人的因素，而是我军现行的后勤保障供应体制的不畅。我们接到命令时，大多数车的油料已所剩不多，指定的加油站与命令中要求的方向南辕北辙，来回需要

1 小时 50 分,附近倒是有一家部队的加油站,由于供应体系不对,人家根本不给我们加,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我们只好把几台车的油给了一台车……”

中将脸色铁青地沉默着,目光中多了一种严峻。

贺援朝依旧侃侃而谈:“我军现行的这种条块分割、划地为牢的后勤供给体制,已经到了非改革不可的地步。否则,一旦战争真的来临,我们将无法履行职责。”贺援朝说得有些激动,有人在一旁轻轻捅了捅他,他才止住,小心地看了看中将。

梁山并没有注意到贺援朝投来的目光,贺援朝的话引发出他一种思考,片刻,他抬起头:“你说完了?”

贺援朝想了想:“说完了。”

梁山沉吟了一下:“你的任务完成了,把你的部队带回去吧!”

贺援朝茫然地望了中将一眼,向中将敬了个标准的军礼:“是!”然后转过身,朝不远处的车队径直走去。

越野车在坑坑洼洼的土路上剧烈地颠簸着,贺援朝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一言不发。他在回味着刚才和梁山副司令员的对话,他弄不清自己的话是不是说多了,说过了。从中将的表情上,很难看出中将能给他打多少分。坐在后面的参谋长,捅了捅他:“团长,想什么呢?”

贺援朝没有回头,含糊地支应着:“没想什么。”

参谋长把身子探过来:“要我看,你今天的漏子是捅大了!”

贺援朝依旧目视前方:“何以见得?”

参谋长说:“你想呵,梁副司令的严厉在军区是出了名的,做军人,讲的就是服从,官大一级压死人。你也不想想,他比你大多少级,你竟敢和他争论,那不是自找倒霉吗?”

贺援朝把身子稍微侧了一下,瞥了参谋长一眼:“就是军委

主席站在面前，我也要把该说的话说完。”

参谋长讥笑着：“你呀，快拉倒吧！就凭你这脾气，还想在官道上混，算了吧！”

贺援朝正想说什么，车轮不知碰到了什么东西，车身冷不丁猛烈地弹起来。贺援朝的身子也随之被弹起来，头顶险些碰到车顶棚，然后，身子又重重地跌落在车座上。参谋长被颠得骂了起来，司机把着方向盘，小心翼翼地望了贺援朝一眼。贺援朝脸上还是那么平静，随口说了句：“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他不知是接着参谋长刚才的话有感而发，还是在自言自语。

梁山在宽大的办公室里踱着步子，他的思绪还沉浸在刚刚结束的演习中，应该说，整个演习是成功的，如果不是最后出现那个不太和谐的音符，演习可以打九十分以上，可正因为那个不太和谐的音符，引发了梁山许多深层次的思考：关于质量建军，关于联勤保障，关于应付突发事件的快速机动反应……在这些纵横交织的思索中，时时冒出来的还有那个叫贺援朝的年轻的上校团长，尽管只有短短的一面之交，但梁山却从心里喜欢上这个人物。他专门让秘书了解了贺援朝的情况：出身于军人家庭，1968年入伍，历任战士、班长、排长、连长，1984年参加过边境自卫反击战，荣立二等功，被提拔为营长，后选送炮兵指挥学院学习，毕业后在炮团任参谋长、团长。在他所在的集团军，是响当当的少壮派风云人物。26岁时就在《军事学术》和《军事研究》上发表过引起轰动的学术论文，大胆地提出中国军队要向西方学习。在举止做派上，也有点儿西化，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为此，被人善意地讥称为小巴顿。梁山突然涌起一个念头，他要和这个年轻人聊聊。

贺援朝走进办公室，把军帽脱下来，正想倒水喝，电话铃响

了。他拿起电话，出乎意料，里面传出的竟是女话务员那清脆甜美的声音：“我是军区一号台，请贺援朝团长听电话。”

贺援朝一怔，一号台？一号台找我干什么？莫非真是参谋长说的，这漏子捅大了，他佯装镇静：“我就是贺援朝。”

话筒里的声音依旧那样清脆甜美：“贺团长，请您听好，军区梁副司令的何秘书找您。”

一个小时后，贺援朝已经站到了梁山办公室的门口。他下意识地整理了一下军容，喊了一声：“报告！”

一个面皮白净的中校打开门，礼貌地朝贺援朝点点头：“贺团长，快请进，首长正在办公室等你。”

中校推开连接着秘书办公室的另一扇门，这是一个十分宽敞的房间。一面墙的防区地形图正中间，中将梁山纹丝不动，仿佛石雕般镶在那里。地图两侧，一边竖着国旗，一国竖着军旗，宽大乌紫的办公桌上，很显眼地摆放着一个古战车模型，整个房间呈现出庄严、肃穆、威严的气氛。

听见门响，梁山缓缓转过身，秘书指了指贺援朝：“首长，贺团长来了！”

贺援朝有点儿拘谨地向梁山敬了个礼。

梁山招呼贺援朝坐在沙发上，秘书为贺援朝沏了一杯茶，出去时轻轻把门带上。

屋子里只剩下梁山和贺援朝，梁山坐在离贺援朝很近的另一张沙发上：“知道我找你来干什么吗？”

“不知道。”贺援朝小心翼翼地看了梁山一眼，他还不太适应这种促膝谈心的形式。

“我想听听你对这次演习的看法。”

贺援朝沉吟片刻：“首长，我对这个问题没有细致思考过。”

梁山道：“我不需要你长篇大论，有什么想法就谈什么。”

贺援朝想了想：“和平时期，演习是为了实战，而战争中随时出现的各种意想不到的情况是很多的，所以，我认为，演习的目的不在于按照导演部事先安排的程序获得满堂彩，而在于锻炼部队的应急机动作战能力，真正提高部队的质量。因此，我很感谢首长最后给我们增加的那个科目，它暴露了我们的弱点。”

梁山笑了：“这是你的心里话？”

贺援朝点点头：“但要弥补这个弱点，不是我一个小团长能做到的，它涉及到我军现行的编制体制。”

梁山站起身，踱了两步，随意问道：“小贺，你是哪的人？”

“祖籍山东，在朝鲜出生，在北京长大，我也不知道应该算哪的人。”

梁山的目光停留在贺援朝的脸上：“你是在朝鲜出生的？这么说，你母亲是志愿军？”

“我父母都是志愿军。”

“知道他们是哪个部队的吗？”

“他们很少说过去的事。”

梁山重新坐回沙发上：“你父亲叫什么名字？”

“贺太平。”

梁山重复着：“贺——太——平。”

贺援朝有些疑惑地望着梁山：“首长，你……认识他……”

梁山从遐思中回过神来，淡淡一笑：“随便问问，我也参加过抗美援朝，这一晃，都过去几十年了。”

这时，秘书推开门，看了看梁山：“首长，司令部的张参谋来电话，说你原来答应今天去视察新落成的射击场，还去不去？”

梁山来了情绪：“当然去，让他们把各种枪支都准备好。”

贺援朝站起身：“首长，你这儿有事，我先走了。”

梁山拦住他：“那么着急走干吗，你的枪打得怎么样？”

贺援朝有些得意地：“曾经是神枪手。”

“不是吹牛？”

“不敢。”

梁山拍了拍贺援朝的肩膀：“好，今天我算找到对手了，陪我去射击场练练，咱们实打实地较量一番，怎么样？”

贺援朝坐着梁山的车来到位于郊外的射击场，这个轻武器射击场属于 A 师，A 师的师长政委早已在门口恭候。梁山走下车，和师长政委寒暄了几句，直奔射击台。一张铺着绿呢的长桌上，放置着两支六三式自动步枪，两支五四式手枪，两支八五式冲锋枪，旁边还架设了一具高倍望远镜。射击台前方，百米处设置了全身靶，50 米处设置了半身靶。

A 师师长走近梁山：“首长，想不想打几发？”

梁山搓了搓手：“当然要打，不打我来做什么，我今天还特地邀请了一个比赛对手。”说着，他指了指贺援朝：“炮团的贺团长。”贺援朝礼貌地朝 A 师师长敬了个礼。师长朝贺援朝笑了笑，算是打了招呼。

A 师师长接着问梁山：“首长想怎么打？”

梁山看了贺援朝一眼：“先从步枪开始，然后冲锋枪、手枪，每样子弹 9 发。”

何秘书自告奋勇：“我去当报靶员。”

A 师师长急忙阻止：“何秘书，这事怎么能让你亲自做呢，我们有专门的报靶员。”

梁山挥挥手：“你让他去吧。他的枪打得比较业余，报靶还是专业水平。”

梁山和贺援朝同时走向长桌，取枪、装弹、上膛，卧入射击位置。贺援朝偷偷瞄了梁山一眼，只见他动作稳重，持枪有力，神情十分坦然。贺援朝急忙把心收回来，右腮贴于枪托，全身凝

定，心神聚于远方靶心。

随着一阵清脆的枪声。何秘书报靶：“一号靶 81 环，二号靶 79 环。”

梁山不无得意地朝贺援朝笑笑：“怎么样？神枪手同志！”

贺援朝眉心蹙了蹙，没有说话。

接下来，是手枪、冲锋枪射击，结果，都是梁山比贺援朝的环数略高。贺援朝有些疑惑，他调了调望远镜的焦距。梁山发现了他的这个动作，笑道：“怎么，不服气呀！”他吩咐 A 师师长：“让小何把靶子扛过来，让贺团长看看。”

贺援朝从望远镜中清楚地看到，何秘书在拔下靶子的瞬间，将两个靶子掉了包。

秘书跑过来。贺援朝刚想说什么，秘书轻轻碰了碰他，朝他使了个眼色。梁山兴致勃勃地研究着两个靶子：“贺团长，想不到你这个神枪手，还打不过我这个老头子。”

贺援朝怔怔地盯着靶子，不自然地笑笑。

2

张洁曾经在一本专门论述婚姻家庭的书里，看到了这样一种论述：一对夫妻，真正的爱情只有 30 个月，而后则进入过渡期、休眠期、相对稳定期，结婚 10 年左右，有一个极易崩溃的危机期。当时张洁就想，她和贺援朝的爱情，是不是已走近这样一个冷酷的深秋。

张洁和贺援朝的相识实属偶然。张洁清楚地记得，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一位风尘仆仆的军人出现在病房洁净的走廊里，他就是刚从南疆战场下来的贺援朝，利用探亲假来看望一

个因眼睛受伤几近失明的战友，而给这位病人治病的医生正好是张洁。仅仅一面之交，张洁就从心里喜欢上这个相貌并不出众，气质却十分特别、朴实而儒雅的军人。从那以后，她便有意无意地找那位病人聊天，从病人嘴里得知了许多关于贺援朝的故事，于是，她就热切地盼望着贺援朝的身影能再度出现。一来二去，科室的女教导员看出了这个秘密，而贺援朝的母亲正好是外科病房的护士长，于是，这根红丝线就被月老牵在了一块儿。

他们第一次正式约会，是在军事博物馆后面的玉渊潭公园。两辆自行车支在路旁，贺援朝和张洁在湖边的一块石头上坐下，脚下星星点点开着淡黄的野菊花，一股柔柔的和风从湖面吹来，拂在脸上使人感到一种微醺的醉意。

贺援朝望着波光闪闪的湖面，他的第一句话竟是：“我觉得我们俩不合适。”

张洁忍不住笑了：“还没有谈，你怎么就知道不合适？”

贺援朝把目光转向张洁，认真地看着她：“我在外地工作。”

张洁眨眨闪亮的眼睛：“外地怎么了？”

贺援朝随手扯下一朵野菊花，在拇指和食指间轻轻地捻动着：“两地分居会给你带来很多麻烦。”这句话后面还有一句没有说出来的潜台词，那就是他不想离婚，他深知门第间的距离。

张洁也扯下一朵野菊花，放到鼻子跟前，嗅着那淡淡的清香：“我看重的是人，不是条件，再好的条件也不是一成不变的。”

两个星期后，张洁恋恋不舍地把贺援朝送上了火车，爱情生长的速度远远超出了她的预料，从素不相识的陌路者到海誓山盟的有情人，只用了短短的一个月。当张洁回到坐落在军区大院深处那座外墙上爬满藤蔓植物的小楼，把她的故事讲给父母听时，出乎意外，得到的却是母亲的反对和父亲的沉默。母亲的态度十分鲜明：“你绝对不能找外地的。”接着，她便开始具体地

诱导：“李副司令家的杨阿姨昨天来过，他们家老三刚刚从军校毕业，分到司令部当了参谋；刘参谋长的夫人也托人递过话，他们家的大儿子在总参外事局当了武官；还有向副政委的小儿子斌斌，和你是小学同学，如今出落得也是一表人才……”张洁默默地听着，脸上毫无表情，她知道自己的价值，一个大军区政治部主任的独生女儿，一个有着楚楚动人的外表又在惹人瞩目的军区总医院工作的眼科医生，身后有一个加强连的追求者并不奇怪。但说不清为什么，母亲的叨唠也罢，父亲的沉默也罢，最终都没有改变张洁的选择。一年后，在贺援朝所在的野战军，在那排简陋的接待临时来队家属的平房里，他们举行了简朴的婚礼。

一晃，10年过去了。

在这个令人心酸的日子里，张洁拎着一只小巧的旅行箱，走进熙熙攘攘的火车站，顿时，她那娇弱的身影便淹没在喧嚣的人流中。进大厅，上电梯，检票，找车厢，她急匆匆地走着，凡她走过的地方，总会勾起不少人注视的目光，一来是因为她的美丽，二来是因为她臂上那醒目的黑纱，更给她的美丽罩上了一层哀婉的色彩。

世上的事有时真是难以预料。一个星期前，父亲出差回来，特意把她叫到家里，让保姆做了几个好菜，还开了一瓶红酒，吃了一顿别有情调的晚餐。自从母亲病逝后，父亲很快又找了继母——一个四十出头的老姑娘。张洁从一开始就对这个突然闯进家里的不速之客心怀鄙视，她知道这个人爱爸爸的地位、房子、汽车，远远超过爱爸爸本人，但她无法阻止，女儿毕竟代替不了老伴。从此，她便在医院的单身宿舍里挤了一张床，寻找各种理由减少回家的次数。后来她发现，这样做的结果，只是惩罚了

父亲，而对那个做了她继母的女人，非但没有带来丝毫的伤害，反而正中她的下怀，这个女人本来就不希望她回去。

有一次，父亲来医院检查工作，全院召开大会，父亲坐在台上，她坐在台下，她突然发现父亲苍老了，那双曾经十分漂亮的眼睛里再也没有了昔日的光彩，眼袋明显地凸出来，装满了疲惫。她忽然感到一种说不出的心疼。当天晚上，她回家了，走进那座已经变得有些陌生的小楼。父亲见到她，竟高兴得不知如何是好，又是拿水果，又是拿饮料，话也变得多起来。那个女人站在一边，默默地看着这一切，从她的目光里，张洁明显地感到了她的嫉妒。

从那以后，张洁总要定期回家去看看父亲，陪父亲散散步，下下棋，聊聊天。父亲有一次也是惟一的一次对她说过，家庭对他 是坟墓。她惊诧地站住了。那你为什么不把那个女人赶走？父亲摇摇头，那双眼睛里充满了无名的悲哀。她知道，以父亲的职位而言，闹离婚是一件很不光彩的事，父亲在仕途上正是上升的阶段，他不想让那些流言蜚语把自己的前程毁掉。命运造就了他们这一代人，宁肯牺牲感情，也不会牺牲前程。由此，张洁对父亲更增加了一层裹着悲哀色彩的怜悯。她更希望自己能有一个家，一个不是寄生在这座小楼里的名义上的家，如果那样，她就能定期把父亲接到自己的小天地里，尽尽女儿的孝心。可是，这个愿望还没有实现，父亲就匆匆地去了，去的那么突然，事先连一点儿征兆都没有。等她闻讯赶到急救室，抢救已经是一种人道主义的摆设了。父亲的生命竟在短短几分钟内闪电般遁去。这突然而来的巨大的打击使张洁根本无法承受。她甚至不相信父亲已经离开了她这个残酷的事实，她觉得父亲只是太累了，睡着了，一夜过后，父亲还会像往常那样醒来，睁开眼睛，微笑地望着她。所以，她一直握着父亲那尚有余温的手，直到继母

的哭声尖厉地在身后响起，她那梦幻中的希望，才猝然跌落在地上，摔得粉碎。

父亲去世后，张洁曾给贺援朝打过几次电话，正好贺援朝带着部队出去演习了，一直没有找到他。直到后事处理完了，张洁才向医院请了几天假。经过这场致命的打击，她觉得无论是精神还是身体都垮了，她从来没有比现在更需要丈夫的抚慰。

张洁来到贺援朝所在的炮团已是黄昏时分。贺援朝刚刚从射击场回来，他突然见到了张洁。特别是看到张洁臂上那刺目的黑纱，心跳不由得定格了。他把张洁带回自己的宿舍，还没来得及关门，张洁便伏在他胸前痛哭起来，那压抑了多少天的泪水，仿佛一下子打开了闸门。贺援朝不知道怎么安慰妻子，只是一动不动地紧紧地搂着她，任凭她的泪水把胸前的衬衣浸得透湿。直到张洁哭累了，贺援朝才抽出身来，把暖瓶里的水倒在脸盆里，绞了一个热毛巾递给张洁：“爸爸的身体不是一直挺硬朗的吗？怎么会出这种事？”

张洁用毛巾擦了擦脸：“大面积脑溢血，送到医院就不行了，连一句话都没留下。”

贺援朝给张洁倒了一杯水：“出了这么大的事，你怎么不告诉我！”

“给你打过电话，你正好带部队出去演习了。”

“爸爸的后事办了吗？”

“已经办完了，我替你在老人灵前磕了个头。”

贺援朝的眼睛有些湿润：“张洁，真对不起……”

张洁看着贺援朝：“援朝，我这次来，是想跟你商量另外一件事。爸爸好像对自己有预感，在他去世之前，把什么事都安排好了……”说到这，张洁的眼泪又流出来，她用手捂住脸，泣不成声地：“援朝，你知道，爸爸最不放心的是我，他就我这么